

# 12 幕府生涯之第一期

太平軍之入湖南，實予左宗棠以遊幕之機會，將一生經綸抱負，作初步之試驗。

宗棠之遊幕，可劃為兩個時期。第一期在湖南巡撫及署湖廣總督張亮基幕府。

先是，咸豐二年（1852）三月，太平軍圍桂林省城，江忠源聞警，發家財，募勇往援。太平軍北走，連陷興安、全州兩城，遂入湖南境。由永州竄道州、江華、永明、嘉禾、藍山、桂陽、郴州、安仁、攸縣，所至城悉陷，終於道醴陵，直薄長沙省城。省城官民料太平軍必從耒陽、衡州正道來，不料其遽掩至，益惶急無措。於是清廷罷駱秉章湖南巡撫，移貴州巡撫張亮基繼其任。<sup>143</sup>時胡林翼方任貴州黎平府知府，嘗薦宗棠於亮基，盛稱其才。至是，亮基一至常德，即專使禮迎宗棠入幕。宗棠初未有以應，林翼走書責以大義，謂宜出紓桑梓之禍，不當獨善其身，並盛稱亮基之賢。<sup>144</sup>忠源追太平軍，壁長沙省城南，亦以書促行。仲兄宗植與郭嵩燾、崑燾兄弟同居山中，並力勸之，以為公卿不下士久矣，張公此舉，宜有以成其美。宗棠始毅然應聘，馳見亮基於長沙圍城中，握手甚歡，如舊相識。干以數策，立見施行。<sup>145</sup>已而又引崑燾入幕相贊，宗棠亦親督兵勇助防守。太平軍以地雷轟城，三陷缺口，而宗棠三搶堵之，由是亮基益以兵事相委。未幾，亮基調署湖廣總督，挽宗棠偕行，亮基在湘陰途次，接受關防，即渡洞庭湖，由岳州入湖北，沿途居民避賊，遷徙一空，士卒掘芋充飢，兩人嘗在破屋風雪中，危坐終夜。既抵武昌省城，太平軍去甫十數日，公私蕩盡，惟貢院巍然獨存。而屍骸枕藉，則亟命葬埋整葺，權作休息辦公之所。而軍民

政事旁午，批答咨奏，皆宗棠一人主之。其間又嘗與亮基先後親至田家鎮，相度地勢，築炮台半壁山麓，北岸亦建水營，歷旬日始返。廢寢忘食，晝夜劬瘁，亮基益推誠相與。每夕，手挈總督關防以屬宗棠及崑燾曰：「軍情緩急，眉睫間耳，有發先行而後告。」<sup>146</sup>會亮基調補山東巡撫以去，宗棠亦辭歸，仍居白水洞。

此一時期，在湖南巡撫幕，計自咸豐二年（1852）八月至十二月，凡五閱月。在湖廣總督幕，計自咸豐三年（1853）正月十二日，至九月十三日，凡九閱月，先後都十四月。<sup>147</sup>在此十四月中，宗棠之運籌帷幄，足以躊躇滿志者，與可以惆悵扼腕者，各有兩事。

瀏陽有徵義堂者，為周國虞與曾世珍等所結秘密團體，已有十餘年之久。藉名團練，陰聚徒眾，頗為閭閻患。太平軍圍長沙省城，徵義堂嘯聚至二萬餘人，實與潛通，廩生王應蘋舉發其事，則殺應蘋。事聞於清廷，有詔按問，瀏陽縣署吏胥多為徵義堂黨羽，於是知縣懼禍，意主羈縻，力辨其無反徵。會忠源平巴陵土寇，將旋師，宗棠乃建議亮基，乘間移師剿辦。知縣益惶急，至為血書上亮基，保徵義堂不為亂，亮基心動，宗棠力持之。<sup>148</sup>於是忠源由平江取間道入瀏陽，築壘竟，遽張示，捕誅徵義堂渠魁，宥脅從。周國虞等陰覘其軍少，以為易與，率眾數千，猝撲忠源。忠源遣一營衛縣城，而自督兩營拒戰，大敗之。下令良民詣營領牌免死，遂直逼其巢，復擊破之。統計是役自咸豐三年（1853）十二月十八日接仗起，至三十日止，先後生擒暨各鄉團捆送黨徒六百七十餘名，臨陣斬首暨鄉團格殺七百餘名，先後解散脅從四千三百餘戶、一萬餘名，起獲大炮六尊，抬槍鳥槍二百餘杆，長矛三百餘杆，擋把擋牌六十餘件，腰刀一百數十把，皮甲二十餘具，硝磺子藥數十石。凡徵義堂黨徒嘯聚巢穴，無不深入窮搜，地方一律肅清，良民安堵如故。<sup>149</sup>後嵩燾論其事，以為「江忠源平徵義堂，實受方略於左宗棠，發謀決策，皆宗棠任之，張亮基受成而已」。<sup>150</sup>今考宗棠密函忠源之方略，一曰「進兵宜神速，令賊不測」；二曰「解散脅從，以孤賊勢」；三曰「聯絡鄉團，使併力齊進，以助軍威而寒賊膽」。<sup>151</sup>以一紙書悉去肘腋之患，此足以躊躇滿志者也。

長沙省城西瀕湘江，過江溁灣市及漁灣一帶，係通寧鄉、益陽，直趨常德大道。常德與湖北荊州，隔長江，相為表裏，又與岳州隔洞庭湖對峙，同為兩湖重地。顧太平軍之迫長沙，背水而扼其城南，官軍扼其東北，湘江西岸，均未措意。宗棠則策，如城圍解，太平軍必渡江西竄，因主同時應嚴西岸之防，扼土牆頭與龍回潭，杜其去路，亦斷其米、鹽、硝磺之來路。時湖廣總督徐廣縉主戎政，未之信。<sup>152</sup>咸豐二年(1852)十月十九日，太平軍果解八十餘日之圍，渡江而西，長驅北上，過益陽，虜船數千，過岳州，又虜數五千餘，於是鑾艦萬艘，帆幟蔽江，既下武漢，旋又棄之，直下江寧省城。<sup>153</sup>使早從宗棠言，太平軍一時未由割據長江下游之局面，或竟遂局促湖南一隅，馴至消滅。如吳三桂叛時，以清兵堅扼岳州，終不得逞往事，均未可知。秉章雖卸任湖南巡撫，時猶在城中，因謂：「住城一大學士，三巡撫，三提督，總兵十一二員，城外兩總督，而不能阻賊西往，深為可恨。」<sup>154</sup>然吾人今日讀史至此，感覺豈惟可恨，抑又可笑，此可以惆悵扼腕者也。

太平軍入據江寧省城後，復分黨北上，達於安徽之滁州，折入河南之新鄭、許州。湖北官軍紮應山、孝感北界，嚴密防禦。太平軍乃改由羅山襲黃安，有眾三千餘人，有馬六七百匹，聲勢甚盛。宗棠逆料其必由麻城、黃岡內河，圖出長江，由此可向南循陸通江西，向東順流達江西、安徽，上亦可逆襲武漢，張其恫喝之勢，當先分軍由河口赴黃安拒堵。咸豐三年(1853)六月二十七日夜半，得急報，太平軍傾眾而來，於是不及關白亮基，權患遣武昌省城兵三千人，星夜馳往團風鎮，扼其入江之路。甫至數刻，太平軍果水陸並至，官軍急起奮勇力戰，太平軍知官軍層層佈置嚴密，勢難出江，當即折回。而官軍已追至新洲，更知前後受敵，萬無出路，乃分水陸竄去，官軍亦分水陸兩路追擊。陸上要之於馬鞍山，水上要之於黃石港，甫及八日而事定。當場斃太平軍近一千名，溺斃者數百，余俱剃髮潛逃。各州縣復日有盤獲，凡奪騾百數十匹，民間牽去者，尚不在內。燒沉船七十餘艘，其輜重盡棄去不暇取，為鄉民所分者，約十數萬金。太平軍自言，自金田舉事以來，從未遇官軍知此死戰者，此又足以躊躇滿志者也。<sup>155</sup>

自太平軍入踞江寧省城，清廷令長江各省督撫，造木籐，安設炮位，用嚴江防。宗棠以為長江下游，江面甚寬，極狹之處，亦自五六里至七八里不等，籐少則控制難周，籐多則需費甚巨。惟安慶省城下游，有東梁山與西梁山，對江夾峙，江面尚不甚寬，距江寧省城又近，此處設防，則安徽、江西、湖北各省江面，均可無慮，遇便仍可相機協剿。若合三省全力扼之，通力合作，分辦其事，而專責其成，兵力厚而物力稍豐，視各省之節節設防，徒滋勞費而力單費絀，終歸無補者，少為可恃。亮基深然之，上其議於清廷，但事屬三省，呼應不靈，意見各別，又人才難得，求一謀勇兼資者，總司其事，甚非易易。會亮基去任，宗棠引歸，此議竟無實現之機會，坐視太平軍縱橫江面，三陷武漢。所謂藩籬一撤，堂奧堪虞，誠如宗棠所料，悔不可追，<sup>156</sup>此又可以惆悵扼腕者也。

王柏心同在亮基幕府，是時有贈宗棠詩云：

吾子天下才，文武足倚仗。  
談笑安楚疆，備箸無與讓。  
建策扼梁山，事寢默惆悵。  
復議造戈船，進攻萬里浪。  
鄂渚臨建康，拊膺等背吭。  
從此下神兵，勢出九天上。  
贊畫子當行，麾扇坐乘舫。……<sup>157</sup>

恰可綜括宗棠在第一期幕府生涯中之故實。

# 13 幕府生涯之第二期

左宗棠歸白水洞未久，太平軍大舉溯江而西，進圍武昌省城，上陷岳州，更南陷湘陰，西陷寧鄉。雖由胡林翼、塔齊布、王鑫等先後收復，而岳州旋復失陷。時駱秉章復任湖南巡撫，屢遣使幣赴白水洞奉邀，宗棠堅謝不出。已而宗棠因事至長沙省城，秉章又再三殷勤勸駕，宗棠顧念時事益棘，始允權為襄辦。逾時，曾國藩、彭玉麟、楊岳斌、羅澤南等水陸並力，太平軍之續進湘潭、龍陽、常德者，均被擊退，岳州再度收復。宗棠乃請辭，而秉章推誠委心，堅不之允，宗棠遂慨然相許，重為入幕之賓，<sup>158</sup> 直至秉章舉劾永州總兵樊燮一案被誣（參閱第十四節），始以憂讒畏譏，決然引去。此為宗棠遊幕之第二時期，起咸豐四年（1854）三月初八日，訖九年（1859）十二月二十日，專湖南軍事者五年九閱月。顧據宗棠自言，秉章「初猶未能盡信，一年以後，乃但主畫諾，行文書，不復檢校」。<sup>159</sup>

宗棠在第二次戎幕之偉畫，揭其最重要之一點，括以二言曰：內清四境，外援五省。湖南之為省，北鄰湖北，東接江西，此三省交界，常為太平軍出沒之區，姑弗具論。南則廣東與廣西，本為太平軍策源地，雖大軍已越湖南而東下，仍有零星散股，往來邊區，陰為呼應，或與當地土匪勾引滋擾。至西界為四川與貴州，四川因接境較少，無多關係，而貴州之苗民與土寇，則時在蠢動。宗棠以為不靖邊境，不能保湖南之安全，不援鄰省，不能致湖南邊境之肅清。於是毅然以一省兵力與財力，當太平軍之全面，其始意僅在維護桑梓，其後愈推愈遠，功在國家矣。<sup>160</sup>

湖南之防南境寇，以桂陽州一帶，宜章一帶，及江華一帶為據點，

各駐陸師，後方以衡州為據點，駐以水師，視寇竄擾至何處，分兵或合兵擊之。

廣東寇之入擾湖南，在咸豐四年（1854）八月至十月間為最囂張。有由仁化犯桂陽州之一起，有由樂昌與乳源犯宜章之一起，有由連州犯臨武之一起，均旋被官軍擊退。官軍且徇兩廣總督之請援，赴剿連州，直至韶州一帶。連州左右，固廣東寇之巨窟也。<sup>161</sup> 咸豐五年（1855）之兩起入犯，聲勢最大。其一亦為仁化寇，先於二月中，犯桂陽州，不逞。走廣西之富川，已而又入犯永明，不逞。再走廣西之灌陽，已又入犯道州，仍不逞。則乘間越零陵而直陷東安，官軍圍攻四閱月，始下之。寇逸出新寧、祁陽間，亦被擊散。其二亦為連州寇，先於四月中，由韶州入犯宜章，分掠臨武、嘉禾，遂上陷郴州、桂陽州，更北侵永興而掠耒陽，襲安仁而陷茶陵。於是衡州、武岡土匪，乘機響應，兩者合勢，不下數十萬，官軍分剿合擊，先復耒陽，次復桂陽州，次復茶陵。桂陽州寇西竄江華，則截之於寧遠，茶陵逸寇東竄江西，則截之於酃縣。寇勢既散，於是圍攻郴州而收之，顧淪陷已半載矣。寇分走宜章、臨武，卒遁入連州。<sup>162</sup> 六年（1856），湖南官軍出境，追剿連州寇，三月，及於陽山、英德，六月，直破潭洞屯，嗣是湘粵邊境大定。<sup>163</sup> 潭源洞居楚、粵之脊，山南之水入粵，山北之水入湘，千巖環峙，聳入雲霄，古為黃芥嶺，即五嶺之一。洞故少土著之民，有田可耕，而地氣高寒，歲收歉薄，惠潮嘉窮民取煤造紙，搭寮居住者，數百千戶，故奸民多藏匿其間也。九年（1859），太平軍翼王石達開入湖南，廣東寇始復起，則有如四月英德寇之窺伺郴州、桂陽州，五月連州陽山寇之入犯臨武、藍山、寧遠而掠道州，陷永明，八月乳源寇之犯宜章，九月湖南官軍追擊入粵，悉蕩平之。<sup>164</sup>

廣西寇繁殖於灌陽一帶，猶廣東寇之於連州一帶也。且兩者時通聲氣，廣東亡命無賴之徒，號廣碼，廣西本籍亂民號土碼。其大舉入犯湖南，一在咸豐四年（1854）九月，先圍道州，次襲江華，均被官軍擊退。已合恭城寇，襲零陵，復被官軍擊破。官軍且越境而剿洗恭城寇於栗木街，更回師而剿洗龍虎關逸寇。乃散在江華與道州之餘寇，復糾連

州寇，反攻寧遠，仍被官軍所擊走。而連州寇又大入藍山，灌陽寇遂與合勢，侵嘉禾、寧遠，然均未獲逞。其間又有清水寇者，亦勾結連州寇，一度陷江藍，然亦旋被克復，於是至十一月而寇氛息。<sup>165</sup>一在咸豐五年（1855）十月，先犯永明，次陷江華。六年（1856）正月，官軍復江華，寇走寧遠、嘉禾而入臨武，由臨武而遁連州。其竄富川者，又一度入江華，亦被擊退。<sup>166</sup>至湖南官軍之應援廣西者，先後凡水陸兩起。咸豐七年（1857）四月，廣西群寇陷柳州，竄桂林省城，廣西巡撫求助於湖南。湖南以其逼南境也，命蔣益澧練湘勇一千五百八十人，又令督段瑩器一千人，永勇四百人，赴全州進援。寇亦轉進靈川、興安相拒。於是復益以江忠濬楚勇一千人，遂復興安，寇走平樂，旋又復之，此則陸師也。八年（1858）四月，廣西巡撫見益澧軍之可用也，留以助剿潯州、梧州、慶遠寇。於是益澧回湖南，益募水師，載船六十餘艘及火藥七萬餘斤以往。月餉二萬兩，由湖南任之。先克潯州，以次略定他地，此則水師也。嗣是湘桂邊境亦大定。<sup>167</sup>至石達開入湖南，而賀縣寇一度陷江華，旋自棄之，掠江藍廳而走，更一度自灌陽竄入道州，走永明，官軍追逐出境，直入賀縣、灌陽蕩平之。<sup>168</sup>

若數載定湖南南境之功，自當首推王鑫。鑫為宗棠所賞識，嘗讚其用兵曰：「審事之精，赴機之勇，皆非近時人所有。」譽其立品曰：「剛明耐苦，義烈過人。」而遇疾苦則慰藉之，遇怨憤則針砭之，於是鑫為一時名將。其所部曰老湘營，亦稱精勁。其後宗棠東征、西征，均用其舊部，立大功。益澧之援桂，亦為宗棠所促成。其後宗棠平浙，尤多藉益澧之力。始廣西赤貧，益澧援軍，均以宗棠力，資於湖南。及益澧應宗棠調赴浙，而費無所出，勞崇光已由廣西巡撫調任廣東，廣東財力充，則資其行，亦所以為報也。<sup>169</sup>

湖南北境之防，遠較南境為重要，蓋逼近武漢，而其地為太平軍所必爭也。其關鍵則在岳州，而湖北之崇陽、通城，毗連湖南東北隅，尤為唇齒相依，其關鍵則在平江。故自咸豐三年（1853）正月，太平軍棄武昌省城東下，湖南北境，本已告安全，及武昌省城再陷，三陷，而敵氛又熾。其時湖南內靖外援工作，亦可以此為界限，析為兩個階段。

咸豐四年（1854）正月，太平軍進圍武昌省城，上竄湖南，陷岳州、湘陰、寧鄉三城。於是曾國藩軍援寧鄉，王鑫軍援湘陰，鑫敗敵於靖港，三城太平軍聞耗，皆遽驚走。時胡林翼方攻通城，國藩軍亦北上，鑫約林翼會師，乃失利於羊樓司，國藩軍並被擊潰，俱退長沙省城。太平軍乘機又陷岳州，進逼靖港，經寧鄉而陷湘潭。於是國藩集諸將議，先攻靖港，宗棠獨主援湘潭，以塔齊布往，告大捷。而國藩軍失利於靖港，再退長沙省城。惟靖港太平軍既知湘潭大敗，則取水陸兩路遁。水由岳州西陷龍陽、常德，且窺澧州。陸由江西北上，會通城部，復圖南下澧州。常德陸接荊宜，岳州一府，下通武漢，均為衝要之區。而通城與崇陽、通山等縣，又壤接岳州府與江西之義寧州，山谷幽深，民情獷悍，太平軍馳驟其間，所志非小。於是林翼自安化攻常德，江忠濟自平江剿通城，塔齊布由湘潭趨岳州，國藩命羅澤南軍出新牆，與塔齊布會師前進。六月，常德太平軍自走，閏六月，克岳州，收通城，由是太平軍勢蹙。雖於六月再陷武昌省城，而至八月間國藩遽復之，湖南北境為之一靖，此為第一階段。<sup>170</sup>

咸豐五年（1855）正月，太平軍復西上，陷湖北之興國、通山、崇陽、通城，及江西之義寧州。二月，三陷武昌省城，於是湖南亟以江忠濟等軍屯岳州，遏其由武昌南下。何忠駿率平江勇，遏其由崇通南下。時林翼已為湖北巡撫，屯師金口，湖南資以軍實，更練水師。國藩駐南昌，亦撥師回援。五年（1855）六月，通城太平軍竄湖南，入臨湘，犯湘陰，官軍擊走之，而以劉騰鴻軍增屯岳州。七月，崇陽、蒲圻太平軍出入巴陵、臨湘境，蔓延三百餘方里。時羅澤南由湖口回師援鄂，道出崇通。九月，江、羅兩軍會克通城。十一月，羅軍又克崇陽，然旋並通城失之。六年（1856）四月，義寧、興國、崇陽太平軍益肆擾。五月，騰鴻軍將赴援江西，由咸寧出崇通，太平軍則由平江、巴陵，上掠湘陰，下犯瀏陽、醴陵，冀截其後。會湖南南境大定，調王鑫北上，駐軍巴陵、臨湘間，兼治團練。十月，克通城。十一月，復崇陽。十二月，肅清蒲圻、通山，而林翼亦遂復武昌省城。湖南北境又為之一靖，此為第二階段。<sup>171</sup>

然自武昌省城三復，太平軍無復西爭上游能力，湘鄂邊境從此無恙。而太平軍既不能據有湘鄂，坐視湘軍縱橫東下，亦遂不能成其統一天下之大業。

「湖南晃州、鳳凰、永綏三廳，與貴州銅仁、思州兩府，松桃一廳接壤。苗地毗連，以苗疆而論，則鳳凰廳、永綏廳最為吃緊，以兩省而論，則晃州廳、沅州府扼黔楚津要，據西北上游，形勢尤重。」<sup>172</sup>此宗棠目光中之湖南西境也。太平軍既起，貴州土民、苗民、教民，紛紛發難，交織成一片寇氛。貴州官吏不能平，其勢駸駸及於湖南，湖南斯復有事於內靖外援之工作，述其重要者三起。

一為銅仁之寇。咸豐五年(1855)十二月，始陷銅仁府城，乃北陷松桃，東撲鎮筵城(即鳳凰廳治)，鎮筵駐軍擊卻之。而寇更陷思南、石阡、思州三城，再撲鎮筵城，鎮筵駐軍再擊卻之。而寇於更陷玉屏後，一路東陷晃州，進圍沅州，一路北犯麻陽，直竄永綏。湖南官軍既解沅州圍，復麻陽、晃州，復肅清永綏，然後出境，會貴州軍，克松桃。至六年(1856)，又收銅仁府城，此援黔軍之所由起也。督軍者，守備田宗藩，苗守備吳永清。九月，寇又蠢動，首撲銅仁府城，次撲鎮筵城，均為戍軍所格。十二月，援黔軍且攻破其堅強之老巢，一在銅仁府城屬之三角莊，高五十里，人跡罕到；一在銅仁縣屬之三元屯，四面石壁峭拔，由麓至巔，凡三層，於是全府轄境蕩平。此次湖南出兵四千餘名，連防邊兵五千餘名，月耗餉五萬餘兩，歷時一年，已共銀六十餘萬兩。<sup>173</sup>

二為黎平之叛苗。咸豐六年(1856)十二月，黎平六洞苗合土寇，陷古州廳城，獲其軍火，肆擾靖州，迭為靖州兵所敗。次年三月，踞聚金山寨、錦屏鄉，援黔軍先後攻破之。分兩路援黎平，剿撫兼施。六月，復永從。又次年十月，解黎平圍，進攻古州。會貴州下游「教匪」起，軍勢被掣，故遲至又次年即九年(1859)之十月，始將此起叛苗戡定。此次湖南出兵，前後又凡八千餘名。<sup>174</sup>

三為貴州下游之「教匪」。「教匪」凡三股，在思南者，為白號。在銅仁者，為紅號。在思州者，為黃號。皆由貴陽城外之天主堂傳佈，遍及黔疆。咸豐八年(1858)十月，與叛苗、土寇，合陷鎮遠，分犯銅

仁、晃州，援黔軍為益兵，分赴思州、玉屏、青溪、邛水助剿。九年(1859)十月，克復鎮遠府、衛兩城，亂乃止。此次湖南出兵，又三千餘名，並每月資助貴州友軍餉四千兩，及所需軍火器械。<sup>175</sup>

此外如咸豐五年(1855)鎮遠苗之逼沅州、晃州，六年(1856)九月，松桃、石峴苗之窺永綏，永從苗之犯通道，均以湖南官軍有備，未為患。<sup>176</sup>於是湘黔邊境，亦保安全。

至湖南東境，與江西毗連之區，初甚寧靜，自國藩進攻九江失利而一變。太平軍之回師西上者，其一部由湘鄂交界，竄入江西之義寧，江西竟無一人起而捍之，一任長馳直下。其西部之瑞州、臨江、袁州、吉安四府屬，先後淪陷。宗棠以為此不獨湖南唇齒之患，抑亦東南半壁之憂，且國藩此時逼處南康與南昌省城間，而國藩為惟一平亂之人，更豈可使有差失，遂策動援贛之師，分三路進。<sup>177</sup>

中路由劉長佑督師，以克復袁州為目標。於咸豐五年(1855)十月，分南北兩支，取道醴陵、瀏陽出發，分投收復萍鄉、萬載兩縣城，會師袁州府城，於六年(1856)十一月克之。復取次前進，於七年(1857)十二月，克臨江府城，八年(1858)四月，克撫州府城，其間尚收復諸縣城，曰分宜，曰新喻，曰新淦，曰崇仁。而於克撫州後，猶追擊由福建來援之太平軍於新城、南豐間。<sup>178</sup>

北路由劉騰鴻督師，以克攻瑞州為目標。於咸豐六年(1856)五月出發，先由瀏陽至萬載，會中路軍之北枝，收新昌、上高兩縣城，遂進攻瑞州府城，其間復北上收復靖安、安義、奉新三縣城。七年(1857)七月，克瑞州府城，騰鴻殞於陣。<sup>179</sup>

南路由曾國荃督師，以克復吉安府城為目標。於咸豐六年(1856)六月出發，由醴陵經萍鄉，先復安福縣城，進攻吉安府城，至八年(1858)八月而克之。<sup>180</sup>

國藩軍與江西本省官軍，均分投赴援，然觀各府城之自圍攻以至收復，輒經一二年之久，亦可見太平軍守援之堅強矣。而湖南之所以援江西者，猶不止此三路之軍。當中路軍之於咸豐七年(1857)二月間進攻臨江府城也，受太平軍援師之掣動，嘗大敗於太平墟，退至新喻。

於是湖南復命王鑫督老湘營往，責以不必專注一隅，惟確偵悍賊大股所在，捲甲趨之。於三月出發，直抵新喻，馳驟於峽江、永豐、吉水、寧都、廣昌之間，屢摧各路奔援之太平軍。已而由永豐而東，迭復樂安、宜黃、南豐三縣城。八年（1858）四月，克復建昌府城，此則游擊之師也。<sup>181</sup> 當湖南援軍之東征也，太平軍則肆力西竄，其在江西北部者，由奉新、義寧侵瀏陽，由上高、萬載侵醴陵。其在江西南部者，由蓮花侵攸縣、茶陵，由永寧侵酃縣，由龍泉、上猶、崇義侵桂東。湖南駐屯軍，始則嚴遏其入境，及南路軍復安福，更出境攻剿，於是茶陵、酃縣與攸縣之師復永寧、永新縣城，及蓮花廳城。桂東之師復崇義、上猶、龍泉縣城。此則邊防之軍也。<sup>182</sup> 同時，在江西之北部，自武昌省城光復，湖北水陸各軍亦復東下，先後收復瑞昌、德安、湖口、彭澤四縣城及九江府城，於是江西全局底定，而湘贛邊境得以又安。

綜計湖南之援江西，自中路軍於咸豐五年（1855）十月開入萍鄉，訖八年（1858）八月南路軍收復吉安府城，先後幾及兩載。出水陸勇丁一萬九千餘名，用軍餉二百九十一萬餘兩，而所耗軍械、火藥，尚不在內。<sup>183</sup> 顧宗棠意猶未慊，鑒於太平軍大部竄浙江，與林翼計議，移師援浙。先是，國藩於咸豐七年（1857）二月，以丁父憂回里，堅持終制，不肯出山。至是，為請於清廷，強令墨經從戎，為諸軍統率，由湖南每月給餉銀三萬兩，湖北每月給餉銀二萬兩。國藩因於八年（1858）六月復循長江東下，由九江進南昌省城。會太平軍又有大部竄福建，變計擬先援閩。不幸李續賓克九江後，渡江攻安慶省城，三河會戰，全軍覆沒，又不得不先援皖，益以曾國荃一軍，湖南獨任給餉，共每月三萬兩。<sup>184</sup> 王闓運《湘軍志·援江西》篇有曰：

江西與湖南唇齒，自曾軍出時，謀者已言當出軍瀏陽、醴陵，乃能自主。駱秉章委事左宗棠，宗棠聽其言，以力不足，故罷。未一歲，湖北、江西並陷，湖南力愈不足，乃始汲汲援軍，尤傾國以事江西，殆所謂收之桑榆者耶？向使秉章不聽宗棠，宗棠久持力不足之說，則湖南之亡可待也。湖南亡而曾、胡

湘軍亦終困躓漂散，無以自圖。然則洪寇之滅，湖南之盛援江西之力也。……<sup>185</sup>

蓋由存江西而存湖南，使湖南更得資湘軍，轉以江西為根本，而肅清皖、浙、蘇，其關鍵全繫乎此。

惟湖南本省之兵，既四出援應鄰省，境內不免空虛。翼王石達開，故太平天國健將。當時太平軍與湖南援贛之師，角逐瑞州、袁州、吉安各府屬者，即為石達開所指揮。嗣太平天國內訌，北王韋昌輝先戕東王楊秀清，天王洪秀全復誅韋昌輝，石達開不自安，遂捨洪秀全。益出入江西、福建，別圖出路。咸豐九年（1859）正月之一日，突由江西之南安，竄入湖南之桂陽縣，將以趨四川或湖北，號稱人眾數十萬，騾馬數千，疾行如風雨，互六日夜不絕，連陷興寧、宜章、郴州、桂陽州，全省大震。急召援贛之劉坤一諸軍回湘，又於一個月內，募勇成軍四萬人，以與石達開周旋。石達開初擬由桂陽州上經常寧，直趨衡州與長沙省城。扼於宗棠所佈置在安仁、茶陵、衡州一線之防，折而南趨，陷嘉禾，襲臨武，分侵新田、寧遠。不逞，復上趨祁陽，圍永州。宗棠料石達開意在寶慶，則加嚴寶慶之防，更迤東與衡州相聯繫，並先以一軍解永州之圍。石達開折回祁陽，偽以眾之一部南下道州，揚言將趨廣西，而潛以大眾西襲東安陷之。同時，益增兵祁陽，直趨寶慶，而分軍竄新寧，圍武岡，又不逞，則偽合寶慶、道州、寧遠諸軍南下，繞廣西之全州，而乘虛突北上，再襲新寧，遂圍寶慶，連營一百餘里，勢張甚。而於時湘軍在寶慶者，水陸亦且一萬三千人，竭兩個月四面夾攻之力，卒大敗石達開，斃敵八千餘人。石達開始氣餒，退至廣西之興安。旋復圍桂林、柳州，而湘軍逐步追擊，以至於慶遠。當其事急時，宗棠請自臨前陣，秉章以幕府無人，不之許。<sup>186</sup>

綜上所敘，宗棠在第二次參與湖南巡撫戎幕所為，一即肅清邊境，二即援應鄰省，三為擊破石達開主力。故當宗棠之去，林翼嘗謂至少可保湖南二三年之安全也。王柏心又與書宗棠，謂為「策安三楚，勳贊一匡」，<sup>187</sup> 自非過譽。